



吾城，放不下的羁绊，
吾乡，离不了的惆怅。

吾城·吾乡

如鲸向海，似鸟投林。

文_陈洲（本刊特约记者）

浪水镇依靠着一条悠长的河流坐落。

我记忆中的它，是寒春冷冽的蟹青色，混着毛太阳的橘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碎成的倒影。我的记忆在各种晕染的色彩中飞快游走。

浪水得益于自然的润泽，盛产的瓜果蔬菜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老宅背后的山林里有一片竹海，每到初夏，孩子们在竹笋刚冒尖不久便将其收获。嫩笋虽然小，但味道特别鲜美清香。一枚又一枚的嫩笋带着泥土的气息和清脆的笑声被装在箩筐里成为晚餐的佳肴。我们并不贪心收获多少，而是倾心于寻找竹笋的乐趣和亲手收获的感动。



相对于这些常见的瓜果蔬菜，浪水有一种更为神秘的野味，它们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山头林尾，并且大有昙花一现的趋势，稍稍不留神就会错过。这种神奇而昂贵的菌类，有着朴素的名字——红菇，其味道有着较之任何菇类无法比拟的鲜甜可口，并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等成分。红菇时节，人们全副武装进山里寻找，采回的红菇被放在木炭上烘干，温暖的屋子里氤氲着红菇的芳香，让人倍感安心，这是丰收的喜悦带来的对未来的笃定。

离开总是迫不及待，旧的美好远比不上新的吸引。我像一只候鸟北飞离开了家乡，就这样背井离乡二十载，直到两鬓斑白，语带他乡音。我开始怀念那些过往的片

段，像是电影录像不断重放。纵然现在浪水已经从一个乡变成一个镇，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还有潜移默化在改变的一切，让我虽记得回家的路，却认不出路上一景一物。硬化的道路、新装的路灯，还有绿野之中斑斑点点的白色居民楼，每每返乡都会感慨。

我已不再年少，对于远方的期待逐渐变成对家乡的执着，这种交织缠绕的情感像是麻绳坚韧的纤维，紧紧将我和家乡捆绑在一起，无论未来如何，我都默默祝福家乡，那块生我养我的故土。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是不舍的记忆，都是家乡的记忆，都是光阴的记忆。🏠